

接天引地 清格自在



問茶

秦燕春 著



秦燕春著



開茶

A large, bold, black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reading "開茶" (Open Tea) in a stylized font. It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image, partially overlapping a white rectangular area.

山東畫報出版社

A vertical text block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identifying the publisher as Shandong Huabao (Painted Repo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茶 / 秦燕春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474-0084-5

I . ① 问 … II . ① 秦 … III . ① 茶 — 简介 — 中国
IV . ① TS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1703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50×228毫米

6.25印张 80幅图 12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导言

茶行人间世，天地清沉沉

既然这也是一本写茶的书，就不能不提全世界第一本“写茶的书”、一本中文写成的书。

多年以前，湖北人陆羽一路饮茶走南闯北。后来，在苏南、浙北之交的湖州，陆羽停下一路清香的脚步，安稳住心神，写成了他的《茶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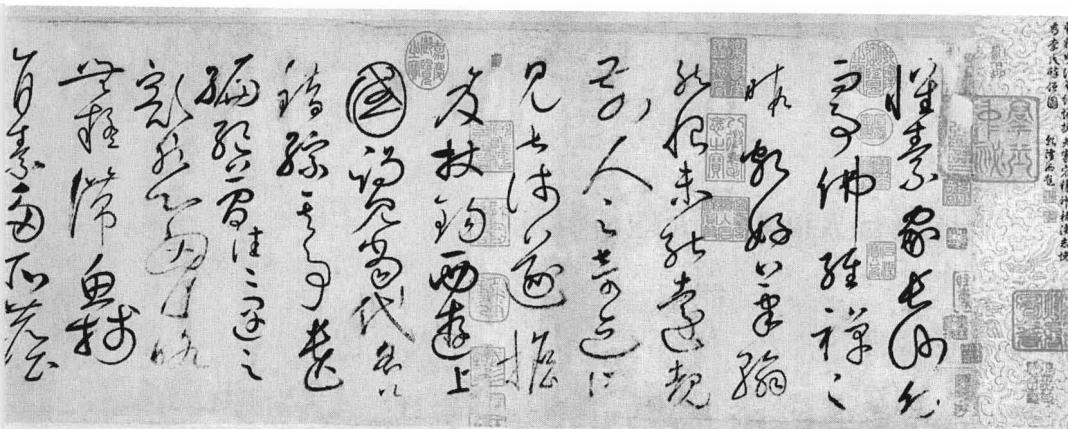
人在地上，茶在路上，清清澈澈，沉沉郁郁。

陆羽（728—804）自称桑苎翁，又号东冈子，是唐代复州竟陵——即现在的湖北省天门县人氏。公元756年，陆羽开始了他走访南北茶区、亲炙一线深入基层的“茶道之旅”。公元760年，经过几年的探询、学习、体验、品味……之后，为避“安史之乱”离乡远行的陆羽隐居到了位于湖州的苕溪，开始著作《茶经》，其正式出版完成，则在公元780年。

这本世界第一的茶之专著，陆羽准备并书写了整整二十五年。

痴情于茶的陆羽却似乎是个自卑的人，他在自传当中，居然如此写道：“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一代茶圣原来如此其貌不扬、笨嘴拙舌？不过，他的这份自卑抑或自谦，可能是因为他太过清洁。

爱茶与吃茶，似乎很久以来在文人眼里都是需要条件的，茶为嘉木，能欣赏茶的清淡之美的味蕾与人品，都不可太过浓烈奔肆。早在魏晋风流



(唐)怀素：《自序帖》，被历史喻为“千古第一草”，被后世人称为“散僧入圣，精彩动人，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这番清清沉沉接天引地的大气象无端让我想到茶的起源，于理无据，于情有缘。

的时代，茶事就被时人视为“素业”了。明代专品真味、大放异彩的“文人茶”，更将此意蕴推向高潮中的高潮。例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之第十七子朱权著有《茶谱》，认为“（茶饮）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另一文人屠隆在《考槃余事·山斋箋》中，则具体规定了这“茶寮”的具体设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许次纾在《茶疏》中，更列出了适合品茗的非常时刻，例如“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夜深共语，风日晴和，轻阴微雨，荷亭避暑，小院焚香”等等，无疑都是些斯文雅客清赏的余事、遣怀的勾当。

这茶之与百姓人家“开门七件事”，似乎已经有了距离。

耐人寻味的是，在较早的唐宋年间，茶味当中的人间烟火气象，倒更为丰足一些，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旧唐书·李珏传》）。例如顾况（唐）《茶赋》中特意强调茶的实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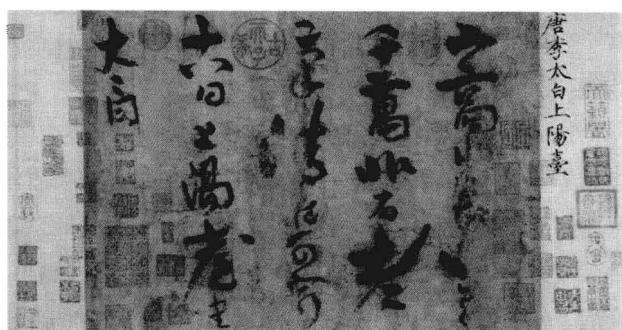
所谓“滋饭疏之精素，供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昧”；梅尧臣（宋）《南有嘉茗赋》中，赋予茶更为广阔的天地人生，“南有山原兮，不凿不营。乃产嘉茗兮，器此众氓”，这茶是雅俗共赏、养生厚生的，“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不时啜而不宁”。

在茶作为“文化”的童年时代，在陆羽那第一本《茶经》里，其具体内容共分作了十节：

“一之源”，阐述茶的起源、茶树的生物特性及自然条件与品质关系，饮茶对生理的功效；“二之具”，阐述茶叶采摘加工生产中的十五种工具及其使用方法；“三之造”，介绍茶叶采摘的要求，及成品茶不同品质的形成特点、对制茶工艺的要求；“四之器”，介绍煮茶、饮茶所用的二十五种器物，提出煮茶、饮茶的正确方法及原则；“五之煮”，阐述炙茶、煮茶的要领，提出茶叶品质的标准；“六之饮”，论述茶叶的煮饮方法，指出加工茶叶的九个关键技术；“七之事”，记述有关茶的历史、嗜好饮茶的名人轶事故事，并介绍茶叶的药用功效；“八之出”，记载陆羽的时代即唐代茶叶产区的分布及所产之茶的质量评述；“九之略”，阐明在深山野寺等特殊环境下加工、烹煮茶叶可省略的一些过程及其器具；“十之图”，将所有茶事内容写成图卷，陈列于室，以作备忘。

在陆羽的时代，那个大唐盛世，国人喝茶，较之如今其实另有不同方法，其别致之处，某种程度上，如今只有“田夫野老”例如大西南地区、湖南的“擂

（唐）李白《上阳台帖》。这是盛唐诗仙唯一传世笔法。“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是盛唐的气象，一如盛唐的烈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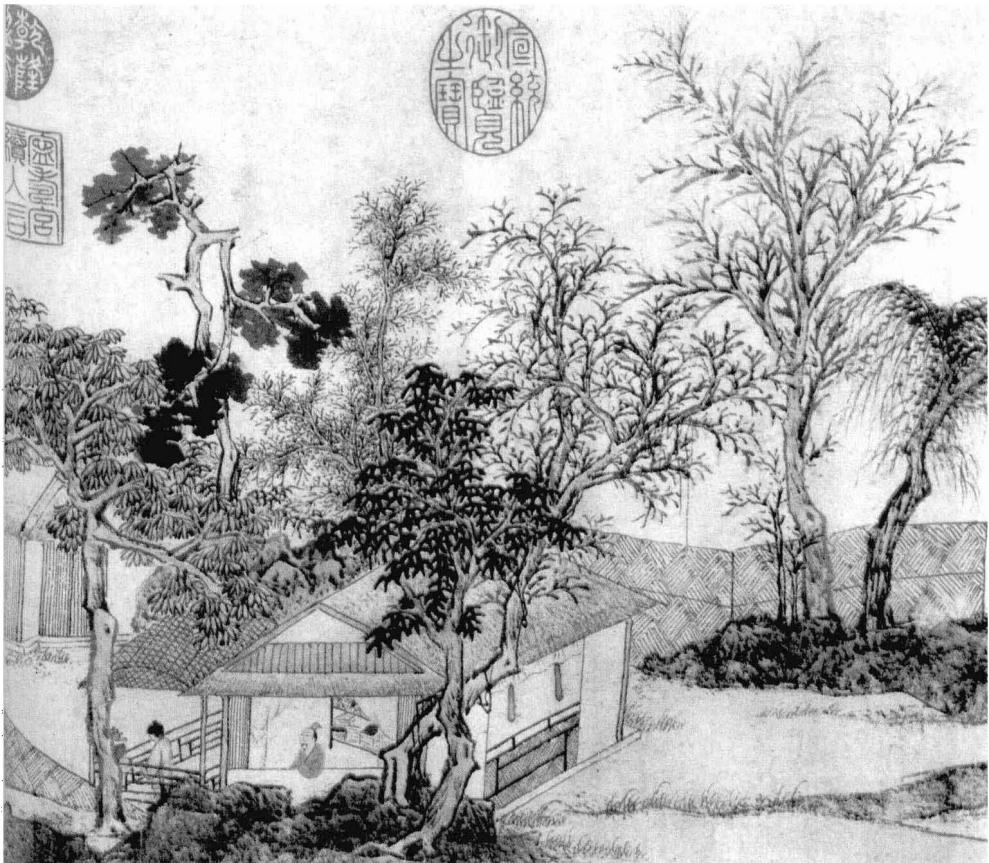




(明) 文徵明《林榭煎茶图》

茶”或白族的“三道茶”之类，才大有古风存其余韵焉：茶饼不仅要烤干、碾碎，烹煮时更要加盐、加香。而后，流行于斯文宋代的“龙凤茶团”，甚至要掺入多种名贵郁烈稀有之香料，这是让今日茶人咋舌不已的“贵族待遇”。

这样一种味道浓重而风格丰腴的“茶汤”，也有点像江南乡下流行的“阿婆茶”：女性农闲聚会之时自喝的茶，也是香喷喷甜丝丝五味俱全。我在苏南浙北交界的小莲庄——隶属于陆羽当年隐居栖息之地湖州，喝到过一种藤豆茶，也庶几近之：把炒熟的青豆、陈皮、椒盐、桂花，加茶叶一起冲泡。



茶史之上，从烹煮到清饮的划时代的大变革，发生在文绉绉的明朝，且似乎就是江浙导其先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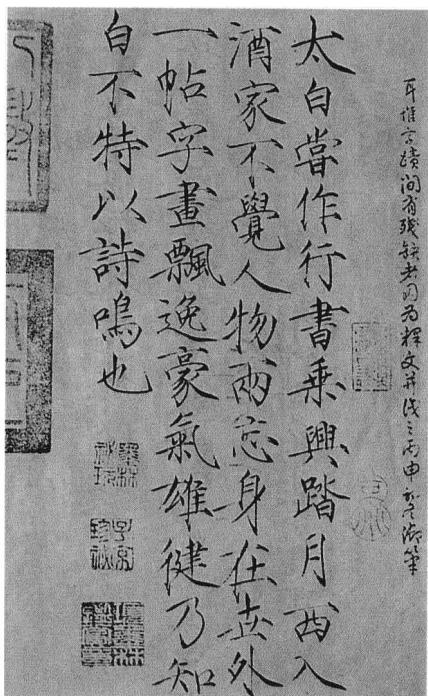
文人喜欢作酸的明朝偏偏有个杀人如麻的第一天子朱元璋，但这放牛小子无赖儿郎不小心好像还成就了一回风雅领袖，诏令“罢造龙团，唯采茶芽以进”，其关乎政治民生的理由，是为团茶要“碾而揉之，压以银板”，过分劳民伤财。正是这项“改团饼为散茶”的制度变革，使得茶叶的生产与饮用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改蒸焙为炒青，改煮烹为沸水冲泡”——笔者有点怀疑，如此优雅天然的改变，难不成因为朱元璋自己就是个来自茶乡的土生土长的“草根”安徽人？众所周知，宋代流行的有点跟“茶”较

問茶



(近) 吴昌硕《煮茗图》

平惟空缺間有殘缺者因未揮文并作之丙申李海筆



（宋）赵佶《题李白上阳台帖》。才子昏君不仅对茶有见地，对字同样有见地，有宋一代的斯文与风流，原是起点甚高，难怪宋代文人创造了中国茶事中最为复杂的品饮程序。

劲的“点茶”、“斗茶”之游戏精神，与同靠茶吃饭的平头百姓，其实隔膜得很。

由此一举，却使得作为“文化”的中国饮茶方式的历史演变，成为“原始粥茶法——饼茶煮茶法——研膏团茶点茶法——散茶泡茶法”这样一道风景线了。

当然，散茶“撮泡”作为饮法，其实南宋时期在江南例如绍兴早就出现，陆游《安国寺试茶》一诗中已经有了“不团不饼而曰炒青”的越茶，名唤“日铸”。

清代虽为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族当家，饮茶之风却更是盛况空前，特别乾隆皇帝，他几下江南，至于和杭州名茶龙井、苏州名茶碧螺春，均结下一段又一段不解之缘。

但改革积习总是艰难的，何况在这个泱泱中华，东西南北走过，天时地利不同，人的舌尖与胃口便常常相差甚远。喜欢且难免“抬杠”似乎是



(西周) 散氏盘拓片：要感受中国气质的真诚与奔放，必须回到这一文明的起点。例如书法中的金文，一如茶事中的野茶，豪放质朴而能天真妩媚，奇隽淳厚而能壮美多姿，亦草亦篆，惊天动地，与最好的茶，有一拼。

此种文化与生俱来精神气质——这个苗头可是在先秦诸子的时代就开始了，谓予不信，读者自去查点古籍、参阅老、孔、庄、韩诸子“掐架”的雄姿英风好了。关于茶，例如作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茶考》一书，居然还在抨击茶的清饮之法，“北人”很是不屑“南人”的此种改革：

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北客多哂之，予亦不满。一则味不尽出，一则泡一次而不尽用，亦费而可惜，殊失古人蟹眼、鹧鸪斑之意。

在今日茶人看来，此种“古意尽失”，实在正是茶有史以来的“救赎”：还茶一个自性清明，一个自由自在，一个自然而然。

享受且迷恋着茶的本色清纯的今日茶人，是很难领会古人涵泳于那种五彩缤纷的茶汤中的独特妙处的。对于今日爱茶吃茶的普通人，我们最渴望达成的，或者就是让我们的眼眸、鼻翼、口吻与情怀，一起联袂“上路”，循着茶香，走向天涯，地头海角处，青青华盖那满枝头的春深，便是不老无忧、远离造化污染、沉沉稳稳一株茶了。

既然迷醉了“茶圣”陆羽、让他因此选择“落叶归根”的，首先就是江南茶，这“茶道之旅”第一站，就从江南出发吧。

.....



丁敬（清·西泠八家之一，印学之浙派创始人）篆刻三方：
用拙斋，自在禅，长相思

目 录



导言

茶行人世间，天地清沉沉

1

一辑 江南茶色，罗裳一溪碧透

——江苏、浙江 1

二辑 黄梅调里好婵娟，中原小有天

——安徽，从信阳到湖北，瘦硬的江西

三辑 潇湘地，湖南人，霸蛮茶

47

四
輯

「乌龙茶是男人茶」

——岭南闽外宗 69

五
輯

不醉不大

——云、贵、川、桂 97

六
輯

神秘「野生茶」

——北回归线上的照亮 117

七
輯

「镜花水月」

——茶的伴侣，与水之爱 137

余
韵

茶道日本与禅之精神 149

尾
声

万物皆妩媚，问道小有春 175

一 辑

江南茶色，罗裳一溪碧透 ——江苏、浙江

谈江浙茶，不仅无论如何都“不该”绕过碧螺春与龙井，且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碧螺春与龙井。

一

太湖东山岛，相传是倾国倾城的美女西施，和爱她爱到丢了江山社稷的吴王夫差炎夏避暑之地。生此岛上的碧螺春，涵养湖光山色，长于百果之间，桃李争芬，梅杏夺艳，果树茶树枝桠相联、根脉相通，果香茶香不分彼此、一体两面。碧螺春还有着凄艳传说赋予的另一个名字：吓煞人香。且后世文人更要敷衍说，那摘下新茶置于襟怀，捂出这“吓煞人香”的，一定需是清秀如茶的苏州的清白女儿，精气不关火焙足：“娥眉十五来摘时，一抹酥胸蒸绿云。”（梁同书）

此茶如闺女。

然而民间传说版的“女儿茶”来历，可是比这文人无行的煽情来得伤感悲情：名唤“碧螺”的苏州姑娘为了救治她深爱的男子的生命，找到堪为灵药的佳茗，为早日成药施救，她逐一用嘴吻衔含每片新芽，用体温促其生长，又用身体捂焙摘下的新叶。灵茶果有奇效。但男子还阳之日，即

問茶

有峻嶺淺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跼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人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故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是公论的“天下第一行书”，雄秀天然，清润脱俗，或者，便是书坛那一杯江浙的碧色琉璃吧，自从出现，便成了尺度，后世后生无可奈何中忙着为它作注。

姑娘离魂之时，盖其元气精魄已附体于茶，一命抵一命去了。

这个故事的精义，和吴地炼剑传说中名剑如干将莫邪之类若想出炉必用“人祭”（临头跳入熔炉的，往往就是剑师一个美丽纯净的闺女），大抵相类。

凡好物出世，常有此惨伤的惊动乃至代价，抑或，这也是天妒英才一种体现罢？因此古谚才有不得“暴殄天物”的教训。因那紧关天意的物件原是有性有命的，唐突不得，否则欺天。

碧螺春曾经是我美好的童年记忆，一直觉得这茶的好处，就在贴皮贴肉水润气润的合适，一如贴皮贴肉湿头湿脚才踏实的江南的日子。每每罐明前新茶在手，启封时候香沁入骨，竟生出欢愉之极至于泪下的心：如何人间还能有这样一尘不染的清中之香？！呆呆看蜷曲的翠毫在透明玻杯中浮沉，黛螺渐次打开，成为纤细的条索、成为苗条的叶芽，茸毛披覆，银绿隐翠，常常，人就跟着一起沉到了水里。

从此不再需要方向。

绿茶因为未经发酵，香味清淡天然，使得茶性的保持特别完整与分明，这种辨识与区分的体味，是让茶人真正其乐无穷的事。用比较冷寂的水，来慢慢发出茶的香味，所得体验往往最为丰富，宛如玉笛清远，低回宛转一步三回头处一套昆曲，一套烟波画船里的雨丝风片，一套惊梦寻梦，一套拾画叫画，一套幽媾神欢……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是好处相逢无一言？（《牡丹亭·山桃红》）

碧螺春的娇弱最是如此；因为芽叶鲜嫩美艳，水温太高，茶就会被烫死。喝绿茶的细节有点像喝葡萄酒，例如多半先喝清淡的年轻的白酒、再喝浓甜的年长的红酒。绿茶的茶性亦是如此，需要浅入深出。这样，茶的天然纯粹方才不至被遮蔽，茶的本来面目方才不至被忽略。设若你喝江浙茶之前，先品尝了重浊的中原茶、“杀口”的江西茶、清烈的云贵茶（更别说乌龙或者普洱这些非绿茶），那可真要“改天再蓄”这一杯江南碧色的翠琉璃，才是最好。

面对江浙茶，人的味蕾也需要耐着心思“将养”？

近些年我已经越来越不敢喝碧螺春了。假茶太多。这种乾隆年间就经“御笔亲赐”命名的茶，看来已太为声名所累——为追求高产的人工追肥，已经完全把娇媚的碧螺春变成了吃垃圾食品长大的肥胖姑娘，“茶虽易苗，气韵反薄”（许次纾《茶疏》），一如靠“三素”（激素、抗生素、维生素）



(近) 吴昌硕篆刻：明月前身